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把春天泡进罐子里

王锋

关于青梅,是藏在古人诗词中的浪漫,李白有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”的两小无猜;李清照有“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”的娇羞可爱;欧阳修有“青梅煮熟斗时新”的绵长思念。每读至此,我便不禁心驰神往,想象着青梅那酸涩中带着一丝甘甜的滋味。

每年清明前后,便是炮制梅子酒的好季节。此时的梅子,尚未成熟,青翠欲滴,独特的酸甜风味和清新香气都汇聚在一颗小小的梅子上。

赶早去往市场,挑选清早抵达的头一批个头饱满、颜色鲜亮,没有瑕疵的鲜活青梅,如同对待小婴儿一样把它们轻轻放入篮中,就似乎承接了一整个春天的希望和期待。

接着,就是开始繁琐而细致的准备工作。首先,将青梅洗净,去蒂,晾干。每一个步骤都需小心翼翼,唯恐破坏了这春天的果实。然后,我会取出一个干净的足够大的,透着磨砂质地的玻璃器皿,这样就可以让炮制的青梅酒更加具有仪式感和朦胧美,翠绿的青梅只有放在这样的玻璃罐子里,才显得毫不突兀,还有了些娇羞的顽皮。

在罐底铺上层细砂糖,用竹制的镊子轻轻一颗颗放入青梅,再放上大块灿灿棱角不同的黄冰糖。最后倒入低度香醇的白酒,直至完全淹没青梅。

这一刻,我仿佛听到了春天的呼吸声,那清新的气息与酒的醇香交织在一起,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韵味。我轻轻盖上罐盖,将它放置在阴凉通风处,静待时间的魔法。

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流逝,青梅酒也在罐中悄然变化。每当闲暇之余,我都会走到罐子旁,轻轻晃动它,听那里面



凭窗远眺

徐满元

在小山村土生土长了整整二十年的我,后来因求学、工作而住进了城里越来越高的楼房。这种与土地越来越强的疏离感,让我觉得自己仿佛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鸟,总想凭窗把那曾经自由翱翔的天空眺望、寻找、鉴赏。

也许我没有目睹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的壮观景象的幸运,但也没有“独上西楼,望尽天涯路”的怅惘,更没有“过尽千帆皆不是,斜晖脉脉水悠悠”的悲怆。高楼把我紧紧握在手心的同时,也顺手将我托举到高处,叫凭窗远眺的我看到平地上看不到的远景,从而淡化“高处不胜寒”的担忧。这大概也是过意不去的高楼,对强行将我土地隔离的一种补偿吧。

苍天和厚土一样,对我不薄——我和女儿家所住楼房视野还算开阔,而且我家楼房矮,女儿家高,正好高低搭配,形成互补。虽说远隔千里,但对常走动的我而言,空间距离早已被高铁、飞机用铁路线、航线缝合。更何况,即使是坐在高铁或飞机上,我也能凭窗远眺。那天地之大美,常摊开的书页般展示在我视野里,给我带来了不少写作的灵感。

“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”,本来就是一道伪命题。只要仔细观察、用心品味、反复揣摩,总会有新发现、新体会、新快感把你包围,叫你顿觉耳目一新、豁然开朗之感。

纵使你的视线被高楼或树木阻挡,但天空是遮不住的。而一片天空就像故乡的一方池塘,里面有日月星辰和浮云飞鸟、大鱼小虾,供你目光的鱼线去尽兴垂钓。而一棵树冠,就是一面镜



青梅与酒相互碰撞的声音,仿佛能够感受到它们与春天慢慢汇聚的过程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和浸泡,打开装有梅子酒的罐子,迎来了令人愉悦的香气。这种香味是时间、果物和酒精相互作用的结果,它不仅代表了耐心与等待的成果,也是感官新冲击。

我小心翼翼地倒出一杯青梅酒,那琥珀色的液体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。轻抿一口,酸涩与甘甜交织在一起,挑动味蕾,这琼浆玉液不自然地就好像一朵花绽放在了我的咽喉里。

这杯青梅酒,不仅是我对春天的珍藏,更是对友情的回忆。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,我与几位好友一同采摘青梅,那个时候,我们就如同这些青梅般青涩,大家一起学着炮制一坛青梅酒。

那时的我们,快乐无限,对未来充满憧憬,也对友谊格外珍惜。

如今,人已至中年,早就褪去了曾经的稚嫩,各自成家,但每当品尝这青梅酒时,那段美好的时光便会浮现在眼前,我与青春犹在的好友们依旧微醺举杯邀明月。

青梅酒,是与春天的约定,也是我们友情的见证。它让我们经历岁月的沉淀,但彼此的心从来未曾分离,每每在繁忙的生活中找不到归属的时候,都能回归心安一隅。

每当春天来临,我都会习惯性地泡上一罐青梅酒。期待与友人因青梅再次相聚,共同见证流逝的春天和青春年少时对梦想的初心。

小小青梅,寓意深远。一生有三两好友,煮一壶青梅酒,细细品味青梅的酸涩和酒的浓烈交融,人生如此,自是妙趣横生……

子;一座森林,便是一群镜子。它(们)能照出季节的变换,气候的变迁;更能记录下风霜雨雪,阴晴变化。更何况,我们的目光不怕阻挡。此路不通,换个角度,又是另一番景象呈现在眼前。正如天空不会拒绝任何一只渴望飞翔的风筝一样,我们随时可以凭窗远眺,用韧性十足的目光的丝线,去放风筝那样放飞“好高骛远”之心,让她去追寻自己的诗和远方。让我感到欣慰与自足的是,我不但通过多年来的凭窗远眺,将我住宅楼周边的“风景”,用我精心编织的诗文之网一网打尽。我还在近三五年之内,通过寒暑假前往女儿家小住,同样用凭窗远眺之法宝,叫女儿家所在小区周边的众多“风景”,心甘情愿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”——我把窗口当作取景镜头,用诗文的底片将凭窗远眺到的“风景”定格,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一起,共享我人生之树“凭窗远眺”这根生生不息的枝条上,生发出的片片绿叶、绽放出的朵朵姹紫嫣红、结出的颗颗甘甜果实。

当然,“凭窗远眺”这根枝条,也要从生活的沃壤里汲取水分和营养,还要与周边的风景一起把阳光雨露分享。否则,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无法生机盎然或碧波荡漾,“行稳致远”更无从谈起。

我还要把我和女儿家的居室当信封,把窗口当邮票,贴到居室的信封上。然后将自己化作表情达意的文字,写在日常生活的信纸上,盖上日月的邮戳,通过远眺的目光,构筑起来四通八达的邮路,寄到任何一个我想寄往者的心间、手上。

活成一块老姜

米丽宏

我一个朋友,做菜、拌馅儿甚至煮茶,须臾不离姜,我戏称她“孟姜女”。曾吃过她做的清蒸鱼,鱼肚里搁大量姜片、葱段,上屉蒸;蒸出来撒大量姜丝、葱丝,浇汁儿。热油一泼,姜香催鱼香四溢,风味中正浑厚。拨开鱼肚,看见那些姜块,心里面忽然暖洋洋的,像得到一种保证。

只是,我仍不喜咯吱咯吱去吃那姜块儿。

朋友还用生姜泡茶,说是养生佳品,拣稍嫩的姜,去皮,磨茸,开水冲下去,搁一点浓艳的红糖,热腾腾捧在手里。喝一口,暖暖的、辣甜,一直暖到胃里去。哎哎,这不是红糖姜汤吗?是咧是咧,怎么不是呢?小时候发烧了,被娘强制一口气灌下的,可不就是这个辣呵呵的姜水么?喝下姜汤,盖上被子安静待一刻,一身大汗,起来又活蹦乱跳了。

适量适时,老姜新姜,便都是好东西。

姜是老的辣,新姜更甜脆。新姜,挖出来,水色丰盈,身段鹅黄,紫红羽衣,可不就是感性的少女吗?宋朝刘子翥《咏姜诗》写得传神:新芽肌理细,映日莹如空;恰似匀妆指,柔尖带浅红。大儒柳宗元也道:世人悠悠不识真,姜芽尽是捧心人。新姜堪比西子,美否?不仅美,还皮薄肉嫩汁多,有甜脆意,渣滓少、辣气轻。这一点呢,嘿嘿,颇似少女脾性,甜美稚嫩,天然的娇美。苏东坡“春社姜芽肥肌肉”,这是正月十五“上元节”到二月初二“花朝”期间的嫩姜,好吃得受不了,赛过肉,算极品了。

老姜,是嫩姜的熟年。嫩姜水分渐失,就成了老姜。人说,干姜辣味重拙,是谓老辣。不但所有的荤菜,都要靠老姜去腥留香,添厚味;而且,入药者,也非老姜莫属。因那新姜,鲜脆有余,辣味不足;犹如为人,修养不到,道行不深。

新姜一干枯,成老姜,皮厚肉坚,味道辛辣,是风情泼辣的少妇、老姐儿。女人一老,皮肤不再润,明眸不再清,但灵魂里有了那么一种厚味和支撑:好的学识,生活的历练、平和的脾性、处变不惊的胸襟,一切从平和质朴中散发出来。

老姜脱去了水分,但味道浑厚宽容,辛辣老道,是情到深处,换作无声操持与呵护;祛除你一路行走的风寒邪气。褪去青春轻盈,逍遥风度;付与你的,是衷肠,是温暖,是助你行走世间的底气和能量。

活成一块老姜,挺好。